

第三十二回 巧丫環吟詩探心病 老夫人設席慶奇逢

詞云：

佳節人生難遇，強行忙路無門。向花覓句落梅英，酒後高歌無盡。皓齒蛾眉終戚，榮華富貴浮雲。西湖不改四時春，歌舞如今為盛。

詩曰：

紅塵白浪兩茫茫，軟弱柔和是妙方。

人從巧計誇伶俐，天自從容定主張。

話說春香把書童打發出去，轉身將燈籠吹熄，置在一旁。

良玉道：「請小姐回後去罷。此處鰥男少女，非親非眷，外人知道，恐生嫌疑。」春香道：「小姐乃奉夫人之命，來問相公病的根由。」良玉嘆道：「莫講不說，說亦無用，自令人悲愁。請小姐回去吧。」春香道：「相公此言差矣，何以見得吾們不能分憂？想相公起病的根由，我也略知一二。何不趁此吐露衷腸？」良玉道：「扯淡！難道是我不知？你們何以知之？只是在此嘟嘟囔囔，好不厭煩。」春香道：「小姐，我們回去罷！他既厭我們，我們也不要理他。正是：『欲將真心托明月；誰知明月照溝渠。』」于是，點起燈籠，往外就走。春香口中念道：「夫妻南北隔天遙，願爾蟾宮著錦貂。」

話說良玉見她們起身，正要還尋原夢，忽聽得這兩句，不覺驚疑，隨叫道：「快請小姐轉來，小生有要緊話說，相求小姐！」春香明明聽見，故意假裝不知，反往外面緩緩而行。她將下二句並良玉詩一首，朗朗高誦道：「阻隔姻緣華夏界，難得雙雙渡蘭橋。」又吟道：「馬上駝鞍路途遙，永辭中土服胡貂。界河阻隔情難敘，怎得雙雙渡鵲橋。」

再說良玉叫喊數聲，不見小姐轉來，他便著急道：「惱殺小生了！你們若不轉來，小生就下床來了！」夫人正在窗外，聽見喊叫，恐惱壞了他，便悄悄命春香扶著小姐，復進了書房，吹滅了燈，坐下來。

春香道：「相公既厭我們，又何必大驚小怪，請小姐轉來做什麼？」良玉說道：「方纔小生病狂之言，偶而唐突小姐與小娘子，幸勿見罪，改日陪禮罷！」春香道：「既是病狂，何必又請小姐轉來？」良玉道：「還有一事動問。方纔小姐所吟的詩句，卻是從何而來？請道其詳，以開茅塞。」春香道：「相公既是問此詩，婢子原是說過的，略知一二。相公尊姓？未必穆氏本名，請相公莫隱，道其根源，婢子再為呈述。」

良玉嘆道：「事到其間，料難瞞小姐與小娘子。小生本籍乃常州府人氏，姓梅名璧，字良玉。先人乃吏部都給事，母親邱氏。因被奸相陷害，蕩跡天涯，幸蒙揚州陳東初年伯收留，將杏元小姐許配。誰知奸相盧杞，將杏元小姐害去和番。那時，小生與妻舅春生，一同送至關外。重臺夫妻分別之時，贈了小生一股金釵玉蟹的釵兒，又唱和離別兩首詩句。今小生帶至府中，不意前日拿出來看看，一時外出，不知被那狠心的賊子偷去了。」

春香向小姐低頭笑道：「好罵？」春香又問：「以後便怎麼樣了？」良玉道：「因此小生憶釵思人，故此生病。多蒙夫人照顧看管，請醫調治，但此藥何能醫我心病？」春香道：「相公此病，要什麼人方能醫得好？」良玉道：「小生始末，已訴小姐與小娘子尊前，豈能掩飾吱唔，若要小生病好，俱在那兩首詩上。」春香道：「方纔那兩首詩，也卻有個緣故，婢子先要稟明相公之前。」

看書的，須要詳其理，那一節也是天緣湊巧機關。那良玉原無什麼病。不過是因思釵之故，似覺過于傷心，又加連日未進飲食，所以病得沉重，頭腦眩眩，常常欲睡。見春香念出兩句詩句來，病卻丟了一半。

又見春香應允他的金釵，他問：「小娘子，有甚言語，但說不妨。」只見春香言道：「婢子非別事，只為家老爺進京，當日穆相公帶回家報，在任上欲結秦晉，奈無有媒人，叫夫人留相公在府中，並無內外之分，等老爺京中回轉，便將二小姐招贅相公。今合府大小都知今日替相公沖喜，若相公遇著原配陳小姐，而我家小姐置于何地？婢子故而請教我相公。要見陳小姐，卻又何難？」良玉道：「小娘子此言，說得極有理。但我蒙你老爺相待，恩同天地，至于小娘子纔說你家小姐姻事，小生一點影響全不知道。況小生有誓在先：『若不得陳小姐為妻，終身不娶。』即你家老爺，自必原諒。這是小生的衷曲。望小姐、小娘子將詩句、釵兒下落說明，使小生釋其猜疑。小娘子方纔說，要見陳小姐不難。這話令人不解，望道其始末。」春香道：「相公，必要將我小姐話說明，婢子自必呈述。」良玉道：「小生蒙你家老爺、夫人屢屢看待至此，豈能改移？若陳小姐果有重逢之日，那時小姐之事，只可聽從恩母之支配，小生豈能作主？」

春香見他此刻應允，就將花園燒香遇孤女之事，說了一遍，又將前日竊釵之事，大小姐如何害病，如何吐露真名的事情，從頭至尾，細細地說了一遍。並將金釵現存二小姐處，夫人留為聘禮。良玉道：「杏元小姐果然在此？小娘子莫要哄我。」春香道：「婢子怎敢？」良玉纔覺喜笑，頓時痛卻不知到哪裏去了。便叫書童煨粥，又催促春香並小姐進內，向杏元小姐說明，又致謝小姐與春香。

春香便起身點起燈來，與小姐一同出房。

此刻，夫人早已知道穆生即梅生，遂同小姐、春香一直來到杏元房中，將盤問梅生始末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杏元小姐聽說，心中一喜，病好了一大半。母女們說了一會，夫人笑著對雲英小姐說道：「我兒，你姐妹二人，要相親相愛。他日同嫁了梅生，分外親熱。」二小姐把頭一低，微微一笑，又坐了一會，方纔安寢。以後，兩下的病，都將息了幾天。夫人吩咐：「將杉枋寄外庵中，留與我老夫婦所用。」于是，擇日看了八月十五團圓之期，與他二人除病。是日，良玉取了十兩銀子，賞了兩書童。遂至廳上，拜謝天地。杏元小姐在內室，也拜謝天地，又拜夫人、英二小姐。

隨後，眾家人俱來恭喜，都擺了散福的筵席。著人將良玉請到花園。良玉拜謝夫人。于是，帘外設了一席，款待良玉。

帘內一席，母女三人。酒飲數巡，夫人著杏元小姐穿了以前胡服，卷起帘兒，二人相見，少不得兩下哭訴，各訴衷腸。夫人說道：「你二人離別已久，故此胡服相見，以顯神聖之靈驗。」

于是，良玉便將別後，如何校尉來拿，黨公怎樣縱放，怎樣被賊劫奪，得遇馮公，如何改名荐在關公衙內，細說一遍。小姐聽說兄弟春生沖散，不知下落，又哭了一場。于是，又將自己出關，如何殞命，昭君娘娘如何顯聖，承其大業，小姐如何收養，也說說

一遍，說完，又大家痛哭了一場，夫人又勸了一番，方纔止住了淚。于是，良玉仍回書房中去了。夫人同二位小姐，一同回後室去了。

再說良玉回至書房，心中想道：「此事也是奇怪。哪知天緣在此，也得重逢相會。小姐真乃否極泰來，亨通氣象，只恨無有報得冤仇。」因又想道：「母親在母舅任上，自有家人服侍。」因此放下心思。不覺過了幾日，忽聽得有京報回來說：「鄒公見駕，奏過諸事，聖主龍心大喜，內升兵部左堂，告假回家祭祖，准于明日到家。」良玉聽得這個消息，便向書童說道：「你進去稟夫人知道，說我要去接你家老爺。」書童入內稟告夫人。夫人道：「梅相公纔得安穩，這幾日病還未曾痊愈，恐勞壞了身子。」書童道：「小人也曾說過，梅相公定然要去。」

夫人道：「他既要去，備一匹馬，多著幾個家人，不可粗心浮氣，須要小心服侍。」吩咐已畢。

一宿晚景已過。次日清晨，良玉騎馬同了家人出城迎接十里路，方纔接著鄒公驟轎。家人即催馬上前稟道：「夫人著小的們迎接老爺，隨後穆相公也來迎接老爺。」鄒公道：「怎麼有勞他遠來？」話音未了，良玉已至面前，正欲下馬，鄒公道：「賢契不要下馬，兩下請便罷！」良玉道：「大人吩咐，晚生從命。」因並轡而行。說道：「自大人進京之後，晚生時刻觸想大人。在京，不知可曾會著馮年伯否？」鄒公笑道：「老恩師那裏每道及賢契，命老夫致意，今又有勞賢契遠接，真正得罪。不知賢契為何尊容黃瘦消減，不似在任中豐滿。想必寒舍簡褻，家人們不小心服侍。」良玉道：「在府中多有攪擾，並且老夫人照應，不啻親生，延醫調治，方纔病痊。可是未曾還原，不曾遠接，望乞恕罪。」鄒公道：「豈敢！原來賢契貴恙纔愈，真正有勞賢契。請先生進城，在舍下相會罷！」于是，良玉先回。鄒公過了一刻，方纔到府中。夫人聽得老爺已到，便對杏元小姐說道：「我兒，你暫且往房中去，待你爹爹回來，取笑一場」大小姐聽得，說：「孩兒知道。」往房中去了。

忽聽家人稟道：「老爺回來了！」夫人與二小姐迎出來。

鄒公至于門首。下了驟轎，走了進來。夫人與小姐迎接進內。

到了堂中，家人早已點起香燭，鄒公拜了家神祖宗，又與夫人見了禮。然後，夫人吩咐丫環鋪了氈條，叫雲英小姐拜見爹爹。

鄒公道：「我兒，不必了。」二小姐拜畢入座。夫人笑道：「著人將大小姐請了出來，拜見爹爹。」鄒公笑道：「夫人此言差矣！老夫與你只生此女，哪裏又有什麼大小姐？」夫人說道：「雲英孩兒，當初是你養的。這個女兒，是我瞞著你養的。」

鄒公哈哈大笑道：「夫人休得取笑！」正說之間，只見眾丫環扶著一位小姐出來，鄒公大驚。不知此女果系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